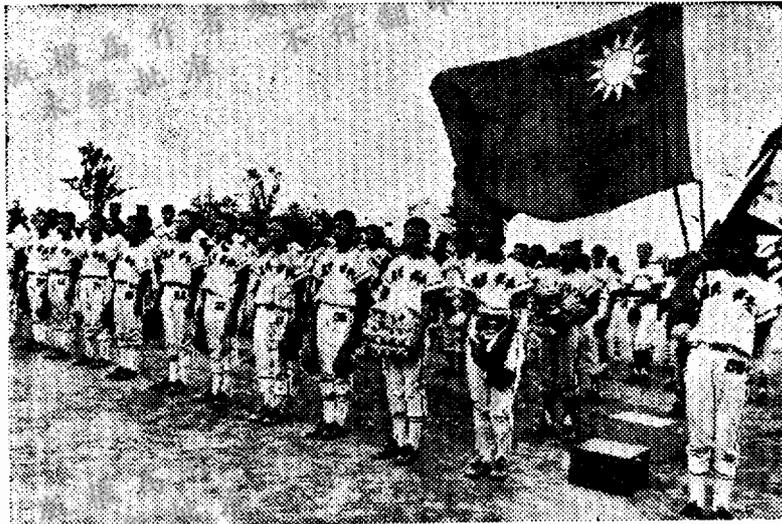


七虎少棒隊銳不可當 十二A比〇擊敗日本



好一個中日之戰！

中日之戰得分表：

和歌山隊 0 0 0 0 0 0 0 0

七虎隊 3 2 1 2 4 A 12A

編者按：記得去年我國「金龍隊」首次奪得「世界少年棒球賽」冠軍，我們欣喜若狂。今年，「七虎隊」在國內戰勝羣雄，再在太平洋區輕取菲律賓，狂勝日本隊，挾太平洋區代表聲威赴美作衛冕戰。惟八月廿八日消息傳來，不幸初戰即敗於尼加拉瓜手裏。可是，無論如何，「七虎隊」總是好孩子，總是今年太平洋區少棒冠軍。現在我們就來看看，「七虎」大敗日本之夕，小思旅台為我們特別記下的實地報導：

小思專稿

在香港，我曾經為楊傳廣、莊則棟、紀政、金龍隊的揚威海外開心過。可是，也只不過是開心而已，始終沒有狂熱起來，更不明白巴西人怎會為爭得隻「世界足球杯」，可以舉國狂歡上好幾天。等到七月卅一日，在台灣，適逢其會地碰上「七虎隊」奪得太平洋區冠軍，從電視、街頭，我竟意外地分享了一份「中國人」的快樂和興奮。它是來得那麼直接親切，使我興起了一股十分不習慣的激動。也才明白，在香港所得到的開心，就好像喝用上一大瓶開水，只勻一小匙咖啡粉的咖啡，那種聊勝於無的咖啡味，倒無法叫人狂烈起來。今天，八月廿七日，是「七虎隊」由台灣出發，到美國去參加第二十四屆「世界少年棒球大賽」的日子，那羣小孩子鎮定蠻有自信的臉孔、嘉義市街頭為祝捷而洶湧的人羣，仍清清楚楚地浮現腦際。我願意把它們通通寫出來，好重溫一次喝濃咖啡的味道，也表示我對這羣孩子的敬意。

下轉十一版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讓我們對七虎隊的孩子仁慈一點。

小孩子，精神負擔實在太重了。

去年金龍隊前無古人，今年有了比較，可實在太緊張了啊！

在電視機旁

第一次看見「七虎隊」面目，是在七月二十七日，他們以「十二A比零」大敗「菲律賓隊」的晚上。台灣電視利用衛星轉播，在日本營地裏訪問了「七虎隊」。在螢光幕上，只見十多個健碩的孩子以「稍息」姿態站成一排，領隊謝國城正向他們訓話。謝領隊沒有一絲笑容的表情和過份「正經」的訓詞，使我暗暗為這羣剛得了勝利的小孩子叫屈。鏡頭移近隊員面前，噢！都是呆呆的，怎麼有想像中的聰敏光彩？大概「菲律賓隊」是驚腳得很，才有「十二A比零」的紀錄吧？難怪一向以棒球為主要運動的日本人，會誇下海口說有信心拚倒我們「中國隊」了。當一想到「國家光榮」這大問題時，頓然使我這個過客蒙上陣陣擔憂。於是，在以後的幾天裏，竟然對「七虎」萬分關切——不知道打從什麼時候起，「七虎隊」是屬於我們的——這意念充滿了腦子。

第二次看「七虎」，就是七月卅一日，跟日本「和歌山隊」作冠軍爭奪戰的那天。電視台由正午十二時開始，直到晚上，全部節目都是和「七虎棒球」有關。而大部份人也放下工作，守在電視機或收音機旁，如痴如醉地憂樂與共。

那天正午，我們在日月潭賓館餐廳裏用午膳。菜上得出奇地快，服務員又表現得有點神不守舍，正覺得不對勁，才發現有落裏聚滿了人，原來電視轉播球賽時間到了。我們草草用完午膳，剛趕上看第一局比賽。螢光幕上，「七虎」竟然完全沒有了呆氣，他們的從容和自信表現，實在叫人驚訝。他們的機警更令人佩服：十二、三歲的孩子面臨如此重大的爭鬪，又肩負了國人厚望，委實不易吃得消的。在電視機旁的人們，也到達渾忘的境界。

下午五時許，我到了嘉義。電視正播影「訪問七虎教練和家長」。這些人是電視公司老早從各地請到電視台去的。在「七虎隊」又以「十二A比零」打跨「日本隊」、奪到冠軍後，立刻便進行訪問，所以，各個被訪問者的情緒，表現得十分真切而激動。有一位沒有隨隊的青年教練，一直對着鏡頭笑得合不攏嘴，由心底甜出來地說：「他們很好，他們很好……等他們回來，休息一下，就得開始練習了……不要寵他們，不要有太多應酬……勝利得太易，對孩子來說不大好……還是要好好練習，我們該有信心的……」

隊員黃永祥的七十歲老祖母也上電視了。據說，「七虎」練兵時，她天天為他們洗衣服、補衣服，送茶水。由于她只懂台灣話

，不懂國語，所以訪問要用翻譯。當訪問員問她有什麼感想時，老人家竟然感動得哭了。一邊用手擦眼淚，一邊又笑又噙噙咕咕，連訪問員也不知道她說什麼。後來，才弄清楚原來她說：「他們好乖、好乖……。」

爸爸媽媽笑着談孩子的趣事、愛好、個性，快樂得往往有點語無倫次。訪問員也不幫他們或提示些什麼，就讓觀眾分享了一份真切。

在重播賽事過程時，我又看到觀場訪問節目。那個肥胖的中國啦啦隊領隊，為了蓋過人們歡呼的聲浪，正拚命對着咪高峯大聲地說話：「我們華僑，從日本各地趕來，要為小孩子們打氣啊！這是我們應該做，高興做的事……七虎真棒，為我們中國爭一口氣……這是中國的光榮啊……」在他背後，全是揮動小國旗的華僑，他們面上真有一層光彩，大概國家帶給他們的光輝，實在太罕貴了。

在大街上

由于「七虎隊」是台灣南部的隊伍，隊員全是南部人，而主要七員大將又是嘉義縣籍，所以，嘉義市比別的地方，更多了一重高興。就有如斯湊巧，那天下午，我剛到達嘉義。首先令我大吃一驚的是爆竹聲。濶別了三年的爆竹聲，差不多我要定一定神，才記得起來。當車子駛近旅店，就簡直陷在人潮裏，我們還以為有什麼意外發生！但看人們手舞足蹈，喜氣洋溢，想來必是與「七虎」有關，也就十分安心。不過，這熱鬧快樂而具有安全感的人潮，對我來說，實在陌生得很。進了旅店，打探之下，才知道「七虎隊」隊長盧瑞圖的家，就在大街上，人潮正湧向他家道賀去呢！於是，我也擠入人潮裏，突然，感到所有人的心意都凝聚在一起。不必細意組織安排，是自動地，自覺地聚合了。大概，這就是團結的表現，這就是歸屬，這就是人民對「國」的向心力。這種感受，是我從沒有過的。

當人潮漸退，只見滿街小孩子都在玩棒球。

那種高興與熱鬧，依舊在人們的面上浮動。從前十分同意人家說：「一個國家，要靠幾個小孩子去爭口氣，未免太小兒科了點。」有了這次感受，終歸承認雖然小兒科，總比什麼都沒有，空蕩蕩的生活來得強。

(完)